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隨筆卷四 二十三則

宋 洪邁 撰

張浮休書

張芸叟與石司理書云頃游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每聽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王荆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為多唯歐陽公多教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

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是時蘇明允父子亦在焉嘗聞此語又有答孫子發書多論資治通鑑其略云温公嘗曰吾作此書唯王勝之嘗閱之終篇自餘君子求乞

欲觀讀未終紙已欠伸思睡兵書十九年方成中間受了人多少語言陵藉云云此兩事士大夫罕言之浮休集百卷無此二篇今豫章所刊者附之集後

温公客位牓

司馬温公作相日親書牓臺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于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

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共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其再拜咨白乾道九年公之曽孫伋出鎮廣州道過贛獲觀之

李頎詩

歐陽公好稱誦唐嚴維詩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及楊衡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以為不可及子絕

喜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涉遠適當窮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坐凄惻而聞簷外雨聲其為一時襟抱不言可知而此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海水喻愁非過語也

詩中用茱萸字

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子細看王維云插遍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三人所用杜公為優予觀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

餘家漫録于後王昌齡茱萸插鬢花宜壽戴叔倫插鬢茱萸來未盡盧綸茱萸一朶映華簪權徳輿酒泛茱萸晚易曛白居易舞鬟擺落茱萸房茱萸色淺未經霜楊衡强插茱萸隨衆人張諤茱萸凡作幾年新耿湋髮稀那敢插茱萸劉商郵筒不觧獻茱萸崔櫓茱萸冷吹溪口香周賀茱萸城裏一尊前比之杜句真不侔矣

鬼宿渡河

宋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度河曰見當報

我不見當殺汝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哥為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已葢俟鬼宿度河之後翟公巽作祭儀十卷云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葉少藴云公巽博學多聞援證皆有据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過人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織女昏晨與鬼宿正相反

其理則同蒼梧王荒悖小兒不足笑錢翟葉三公皆名儒碩學亦不深攷如此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黄昏至含嬌淺渡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牽俗遣詞之過故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蒙朧蓋自洞曉其實非他人比也

府名軍額

雍州軍額曰永興府曰京兆而守臣以知永興軍府事兼京兆府路安撫使結銜鎮州軍額曰成德府曰真定而守臣以知成德軍府事兼真定府路安撫使結銜政和中始正以府額為稱荆州軍額曰荆南府曰江陵而守臣則曰知荆南通判曰通判荆南自餘掾幕縣官則曰江陵府淳熙四年始盡以江陵為稱孟州軍額曰河陽三城無府額而守臣曰知河陽軍州事陜州無府額而守臣曰知陜州軍府事法令行移亦曰陜府

馬融皇甫規

漢順帝時西羌叛遣征西將軍馬賢將十萬人討之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賢處處留滯必有潰叛之變臣願請賢所不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三旬之中必克破之不從賢果與羌戰敗父子皆没羌遂寇三輔燒園陵詔武都太守趙沖督河西四郡兵追擊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願假臣屯列坐

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
曉習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可以滌患帝不能用
趙沖擊羌不利羌寇充斥涼部震恐沖戰死累年然後
定按馬融皇甫規之言曉然易見而所請兵皆不過五
千然訖不肯從乃知宣帝納用趙充國之冊為不易得
所為明主可為忠言也

孟蜀避唐諱

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三字皆鈌畫

蓋為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為莊宗明宗臣然於存朂嗣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諸帝亦皆半闕乃知唐之澤遠矣

翰苑親近

白樂天渭村退居寄錢翰林詩叙翰苑之親近云曉從朝興慶春陪宴栢梁分庭皆命婦對院即儲皇貴主冠浮動親王轡鬧裝金鈿相照耀朱紫鬧熒煌毬簇桃花騎歌巡竹葉觴窪銀中貴帶昂黛内人粧賜禊東城下

頒酺曲水傍樽罍分聖酒妓樂借仙倡蓋唐世宮禁與外廷不至相隔絶故杜子美詩戸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又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而學士獨稱内相至於與命婦分庭見貴主冠服内人黛粧假仙倡以佐酒他司無比也

寧馨阿堵

寧馨阿堵晉宋閒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錢云舉阿堵物却又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媪生寧馨兒今遂以

阿堵為錢寧馨兒為佳兒殊不然也前輩詩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其意亦如此宋廢帝之母王太后疾篤帝不往視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觀此豈得為佳顧長康畫人物不點目精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猶言此處也劉真長譏殷淵源曰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温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王導與何充語曰正自爾馨王恬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彊

來捉人臂至今吳中人語言尚多用寧馨字為問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蓋得其義以寧字作平聲讀

鳳毛

宋孝武嗟賞謝鳳之子超宗曰殊有鳳毛今人以子為鳳毛多謂出此按世說王劭風姿似其父導桓温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在前與此不同

牛米

燕慕容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税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税其七參軍封裕諫以為魏晉之世假官田牛者不過税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不取其七八也予觀今吾鄉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謂之牛米蓋晉法也

為文矜夸過實

文士為文有矜夸過實雖韓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極道宣王之事偉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

羲娥陋儒編詩不收拾二雅褊廹無委蛇是謂三百篇皆如星宿獨此詩如日月也二雅褊廹之語尤非所宜言今世所傳石鼓之詞尚在豈能出吉日車攻之右安知非經聖人所刪乎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送孟東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其文云在唐虞時咎陶禹其善鳴者而假之以鳴夔假於韶以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又云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

盛然則非所謂不得其平也

嚏噎

今人嚏噎不止者必噀唾祝云有人説我婦人尤甚予按終風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鄭氏箋云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乃知此風自古以來有之

野史不可信

野史雜説多有得之傳聞及好事者緣飾故類多失實

雖前輩不能免而士大夫頗信之姑摭真宗朝三事於
左魏泰東軒録云真宗次澶淵語寇萊公曰敵騎未退
何人可守天雄軍公言參知政事王欽若退即召王於
行府諭以上意授勑俾行王未及有言公遽酌大白飲
之命曰上馬盃且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為同列也王馳
騎入魏越十一日敵退召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或云
王公數進疑詞於上前故萊公因事出之予按澶淵之
役乃景德元年九月是時萊公為次相欽若為參政閏

九月欽若判天雄二年四月罷政三年萊公罷相欽若復知樞密院至天禧元年始拜相距景德初元凡十四年其二事者沈括筆談云向文簡拜右僕射真宗謂學士李昌武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昌武退朝往候之門闌悄然明日再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存中自注云向公拜僕射年月未曾考於國史因見中書記是天禧元年八月而是年二月王欽若亦加僕射予按真宗朝自敏中之前拜僕射者六人呂

端李沆王旦皆自宰相轉陳堯叟以罷樞密使拜張齊賢以故相拜王欽若自樞密使轉及敏中轉右僕射與欽若加左僕射同日降制是時李昌武死四年矣昌武者宗諤也其三事者存中筆談又云時丁晉公從真宗廵幸禮成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祗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玉價直數百萬上欲以足其數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其自有小私帶可服候還京别賜可也既各受賜而晉

公一帶僅如指濶上顧近侍速易之遂得尚衣御帶予
按景徳元年真宗廵幸西京大中祥符元年廵幸泰山
四年幸河中丁謂皆為行在三司使未登政府七年幸
亳州謂始以參知政事從時輔臣六人王旦向敏中為
宰相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皆在謂上謂之下尚有
樞密副使馬知節即不與此說合且既為玉帶而又名
比玉尤可笑魏泰無足論沈存中不應爾也

司馬遷作史記於封禪書中述武帝神仙鬼竈方士之事甚備故王允謂之謗書國朝景德祥符間治安之極王文穆陳文忠陳文僖丁晉公諸人造作天書符瑞以為固寵容悅之計及真宗上仙王沂公懼貽後世譏議故請藏天書於梓宫以滅跡而實録之成乃文穆監修其載崇奉宫廟祥雲芝鶴唯恐不詳遂為信史之累葢與太史公謗書意異而實同也

王文正公

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宮觀典冊祭祀巡幸祥瑞頌聲之事王文正公旦實為參政宰相無一不預官自侍郎至太保公心知得罪於清議而固戀患失不能決去及其臨終乃欲削髪僧服以歛何所補哉魏野贈詩所謂西祀東封今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可謂君子愛人以德其箴戒之意深矣歐陽公神道碑悉隱而不書蓋不可書也雖持身公清無一可議然特張禹孔光胡廣之流云

晉文公

晉公子重耳自狄適他國凡七衛成公曹共公鄭文公皆不禮焉齊桓公妻以女宋襄公贈以馬楚成王享之秦穆公納之卒以得國衛曹鄭皆同姓齊宋秦楚皆異姓非所謂豈無他人不如同姓也晉文公卒未葬秦師伐鄭滅滑無預晉事晉先軫以為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背秦大惠使襄公墨衰絰而伐之雖幸勝於殽終啓焚舟之戰兩國交兵不復修睦者數百年先軫是年

死於狄至孫穀而誅滅天也

南夷服諸葛

蜀劉禪時南中諸郡叛諸葛亮征之孟獲爲夷漢所服七戰七擒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蜀志所載止於一時之事國朝淳化中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士人辛怡顯使於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侯戒曰非貢獻征討不得輒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後登舟今遣本部

軍將賫金龍二條金錢二千文幷設酒脯請先祭享而渡乃知南夷心服雖千年如初嗚呼可謂賢矣事見怡顯所作雲南録

二疏贊

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後世東坡先生作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後二

年葢寛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䟽去時三人皆亡恙葢先生文如傾河不復效常人尋閱質究也

李宓伐南詔

唐天寳中南詔叛劒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之喪士卒六萬人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時募兵擊南詔人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行者愁怨所在哭聲振野至十三載劒南留後李宓將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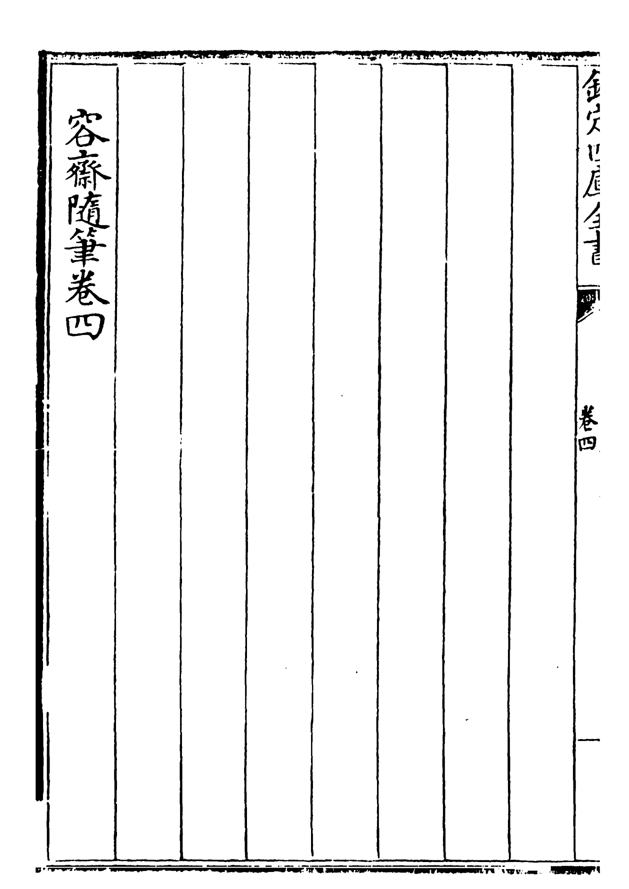
七萬往擊南詔南詔誘之深入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及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兵討之此通鑑所紀舊唐書云李宓率兵擊蠻於西洱河糧盡軍旋馬足陷橋為閤羅鳳所擒新唐書亦云宓敗死於西洱河予按髙適集中有李宓南征蠻詩一篇序云天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夷丞相楊公兼節制之寄乃奏前雲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擊之往復數萬里十二載四月至於長

安君子是以知廟堂使能而李公效節予忝斯人之舊因賦是詩其略曰肅穆廟堂上深沉節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鼓行天海外轉戰蠻夷中長驅大浪破急擊群山空餉道忽已遠縣軍垂欲窮野食掘田鼠晡餐兼𪈅僮奴兵列亭候拓地彌西東瀘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歸來長安道召見甘泉宮其所稱述如此雖詩人之言未必皆實然當時之人所賦其事不應虛言則宓蓋歸至長安未嘗敗死其年又非十三載也味詩中

掘鼠餐僮之語則知糧盡危急師非勝歸明甚

浮梁陶器

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瓷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獨不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瓷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



容齋隨筆卷四

容齋隨筆卷五 二十五則

宋 洪邁 撰

漢唐八相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為漢唐名相不待誦說然前六君子皆終于位而姚宋相明皇皆不過三年姚以二子及親吏受賂其罷猶有說宋但以嚴禁惡錢及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明皇用優人戲言而罷之二公終身不復用宋公罷相時年才五十八後十七年乃薨繼之者如

張嘉貞張說源乾曜王晙宇文融裴光庭蕭嵩牛仙客其才可睹矣唯杜暹李元紘為賢亦清介齪齪自守者驛騏驥而不乗焉皇皇而更索可不惜哉蕭何且死所推賢唯曹參魏丙同心輔政房喬每議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姚崇避位薦宋公自代唯賢知賢宜後人之莫及也

六卦有坎

易乾坤二卦之下繼之以屯蒙需訟師比六者皆有坎

聖人防患備險之意深矣

晉之亡與秦隋異

自堯舜及今天下裂而復合者四周之末為七戰國秦合之漢之末分為三國晉合之晉之亂分為十餘國爭戰三百年隋合之唐之後又分為八九國本朝合之然秦始皇一傳而為胡亥晉武帝一傳而為惠帝隋文帝一傳而為煬帝皆破亡其社稷獨本朝九傳百七十年乃不幸有靖康之禍蓋三代以下治安所無也秦晉隋

皆相似然秦隋一亡即掃地晉之東雖曰牛繼馬後終為守司馬氏之祀亦百有餘年蓋秦隋毒流四海天實誅之晉之八王擅兵孽后盜政皆本於惠帝昏蒙非得罪於民故其亡也與秦隋獨異

上官桀

漢上官桀為未央廏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

以為忠由是親近至於受遺詔輔少主義縱為右內史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行此道乎銜之遂坐以他事棄市二人者其始獲罪一也然以一言之故超用而縱及誅可謂幸不幸矣

金日磾

金日磾沒入宮輸黃門養馬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

日磾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後受遺輔政日磾與上官桀皆因馬而受知武帝之取人可謂明而不遺矣

漢宣帝忌昌邑王

漢廢昌邑王賀而立宣帝賀居故國帝心內忌之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戒以謹備盜賊敞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上知賀不足忌始封為列侯光武廢太子彊為東海王而立顯宗顯宗即位待彊彌厚宣顯皆雜霸

道治尚剛嚴獨此事顯優於宣多矣

平津侯

公孫平津本傳稱其意忌內深殺主父偃徙董仲舒皆其力然其可稱者兩事武帝置蒼海朔方之郡平津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朱買臣等難之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助邊蓋迎合主意上以語平津對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

化而亂法願勿許乃罷式當武帝好大喜功而能如是
槩之後世足以為賢相矣惜不以式事載本傳中

韓信周瑜

世言韓信伐趙趙廣武君請以奇兵塞井陘口絶其糧
道成安君不聽信使閒人窺知其不用廣武君策還報
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遂勝趙使廣武計行信且成禽
信蓋自言之矣周瑜拒曹公於赤壁部將黄蓋獻火攻
之策會東南風急悉燒操船軍遂敗使天無大風黄蓋

不進計則瑜未必勝是二說者皆不善觀人者也夫以韓信敵陳餘猶以猛虎當羊豕爾信與漢王語請北舉燕趙正使井陘不得進必有他竒策矣其與廣武君言曰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葢謙以求言之詞也方孫權問計於周瑜瑜已言操冒行四患將軍禽之宜在今日劉備見瑜恨其兵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正使無火攻之說其必有以制勝矣不然何以為信瑜

漢武賞功明白

衛青為大將軍霍去病始為校尉以功封侯青失兩將軍亡翕侯功不多不益封其後各以五萬騎深入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戶裨校封侯益邑者六人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武帝賞功必視法如何不以貴賤為高下其明白如此後世處此必曰青久為上將俱出塞致命正不厚賞亦當有以慰其心不然他日無以使人蓋失之矣

周召房杜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觀此二相則刑措四十年頌聲作于下不言可知唐貞觀三年二月房元齡爲左僕射杜如晦爲右僕射魏徵參預朝政觀此三相則三百年基業之盛槩可見矣

三代書同文

三代之時天下書同文故春秋左氏所載人名字不以何國大抵皆同鄭公子歸生魯公孫歸父蔡公孫歸生

楚仲歸齊析歸父皆字子家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
孔鄭公孫段印段宋褚師段皆字子石鄭公子喜宋樂
喜皆字子罕楚公子黑肱鄭公孫黑孔子弟子狄黑皆
字子晳魯公子翬鄭公孫揮皆字子羽郲子克楚鬬克
周王子克宋司馬之臣克皆字曰儀晉籍偃荀偃鄭公
子偃吳言偃皆字曰游晉羊舌赤魯公西赤皆字曰華
楚公子側魯孟之側皆字曰反魯冉耕宋司馬耕皆字
曰牛顏無繇仲由皆字曰路

周世中國地

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里考之吳越楚蜀閩皆為蠻淮南為羣舒秦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里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為王城而有楊拒泉皐蠻氏陸渾伊雒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邑亦用夷禮邾近於魯亦曰夷其中國者獨晉衛齊魯宋鄭陳許而已通不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李後主梁武帝

東坡書李後主去國之詞云最是蒼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以為後主失國當慟哭於廟門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乃對宮娥聽樂形於詞句予觀梁武帝啓侯景之禍塗炭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其不知罪已亦甚矣竇嬰救灌夫其夫人諫止之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梁武用此言而非也

詩什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某詩之什陸徳明釋云歌詩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什今人以詩為篇什或稱譽他人所作為佳什非也

易舉正

唐蘇州司户郭京有周易舉正三卷云曽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真本比挍今世流行本及國學鄉貢舉人等本或將經入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

反居其上爻辭注內移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脱遺兩字顛倒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脱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元本之字行書向下引脚稍類言字轉寫相仍故誤作言觀注義亦全不作言字釋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

本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姤九四包失魚注云有其魚故失之也今本誤作无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本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注云聖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養聖賢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注文亦誤增大亨二字震彖

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今本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注云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今本正文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脫志字中孚彖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注陽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注亦誤作陽已上故止也既濟彖曰既濟亨小小

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為正文而注中又脫懼字雜卦蒙稚而著今本稚誤作雜字予頃於福州道藏中見此書而傳之及在後省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世罕有其書也

其惟聖人乎

乾卦其惟聖人乎魏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句始作聖人見陸德明釋文

易說卦

易說卦荀爽九家集解乾為木果之下更有四曰為龍為直為衣為言坤後有八曰為牝為迷為方為囊為裳為黄為帛為漿震後有三曰為王為鵠為鼓巽後有二曰為楊為鸛坎後有八曰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狐為蒺藜為桎梏離後有一曰為牝牛艮後有三曰為鼻為虎為狐兌後有二曰為常為輔頰注云常西方神也陸德明以其與王弼本不同故載於釋文按震為

龍與乾同故虞翻干寶本作駹

元二之灾

後漢鄧騭傳拜為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灾人士饑荒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章懐注云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漢碑有楊孟文石門頌云中遭元二西

夷虐殘孔耽碑云遭元二輱軻人民相食趙明誠金石跋云若讀為元元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注未必然也按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閒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蓋章帝時事考之本紀所書建初三年以後諸瑞皆同則知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既稱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為非災眚之語益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寇叛郡國地震大水鄧

鷹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凡漢碑重文不皆用小二字豈有范史一部唯獨一處如此予兄丞相作隸釋論之甚詳予修國史日撰欽宗紀贊用靖康元二之禍實本于此

聖人汙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趙岐注云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阿私所愛而空譽之詳其

文意足以識聖人是一句汙下也自是一節葢以下字訓汙也其義明甚而老蘇先生乃作一句讀故作三子知聖人汙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絶之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說竊謂不然夫謂夫子賢於堯舜自生民以來未有可謂大矣猶以為汙下何哉程伊川云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為阿好而言其說正與趙氏合大抵漢人釋經子或省去語助如鄭氏箋毛詩奄觀銍艾云奄𠈌觀多也葢以𠈌訓奄以

多訓覲近者黄啓宗有補禮部韻畧於滄字下添凔字注云火覲也亦是誤以箋中五字為一句

廿卅卌字

今人書二十字為廿三十字為卅四十為卌皆説文本字也廿音入二十并也卅音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卌音先立反數名今直以為四十字按秦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皆四字一句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邪臺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罘頌曰維

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東觀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會稽頌曰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此史記所載每稱年者輒五字一句嘗得泰山辭石本乃書為廿有六年想其餘皆如是而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四字句也

字省文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為礼以處為処以與為与凡章奏及程文書冊之類不敢用然其實皆說文本字也許叔

重釋礼字云古文㐱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從處与字云賜予也与與同然則當以省文者爲正

負劍辟咡

曲禮記童子事曰負劍辟咡詔之鄭氏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咡歐陽公作其父瀧岡阡表云回顧乳者劍汝而立于旁正用此義今廬陵石刻由存衢州所刊六一集已得其真或者不曉遂易劍爲抱可歎也

國初人至誠

真宗時并州謀帥上謂輔臣曰如張齊賢温仲舒皆可任但以其嘗歷樞近或有固辭宜召至中書詢問願往則授之及召二人至齊賢辭以恐為人所讒仲舒曰非敢有辭但在尚書班已十年若得改官端揆賜都部署添給敢不承命輔臣以聞上曰是皆不欲往也勿彊之王元之自翰林學士以本官刑部郎中知黄州遣其子嘉祐獻書于中書門下以為朝廷設官進退必以禮一

失錯置咎在廊廟甚一任翰林學士三任制誥舍人以國朝舊事言之或得給事中或得侍郎或為諫議大夫甚獨異於斯斥去不轉一級與錢穀俗吏混然無别執政不言人將安仰予謂仲舒嘗為二府至於自求遷轉及增請給元之一代剛正名臣至於公移牋書引例乞轉唯其至誠不矯偽故也後之人外為大言避寵辭禄而陰有營求失其本真者多矣風俗使然也

史館玉牒所

國朝熙寧以前秘書省無著作局故置史館設修撰直館之職元豐官制行有秘書官則其職歸於監少及著作郎佐矣而紹興中復置史館修撰檢討是與本省為二也宗正寺修玉牒官亦然官制既行其職歸於卿丞矣而紹興中復差侍從為修牒又以他官兼檢討是與本寺為二也然則今有戶部可別置三司有吏刑部可別置審官審刑院矣又玉牒舊制每十年一進謂甲子歲進書則甲戌甲申歲復然今乃從建隆以來再行補

修每及十年則一進以故不過三二年輒一行賞書局僭賞此最甚焉

稗沙門

寳積經説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麥其形似麥不可分别爾時田夫作如是念謂此稗麥盡是好麥後見穟生爾乃知非如是沙門在於衆中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見時謂盡是沙門而彼癡人實非沙門是名稗沙門此喻甚佳而文士鮮曽引用聊志於此

容齋隨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隨筆卷六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曹錫爵

謄録監生臣蔣鳳牲

容齋隨筆卷一六十九則

宋 洪邁 撰

建武中元

成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閣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紀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為中元直書為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雖别為中元猶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元後元之類也又祭祀志載封禪後赦天下詔明言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

元年東夷倭國傳云建武中元二年來奉貢援据甚明而宋莒公作紀年通譜乃云紀志所載不同必傳寫脫誤學者失於精審以意删去殆亦不深考耳韓莊敏家一銅斗銘云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又紹興中郭金州得一鉦銘云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按王莽始建國之後改天鳳又改地皇兹二器各冠以始元者自莽之制如此亦猶其改易郡名不常每下詔猶繫其故名之類耳不可用中元為比也

帶職人轉官

紹興中王浚明以右奉直大夫直祕閣乞磨勘吏部擬朝議大夫時相以為既帶職則朝議奉直為一等遂超轉中奉其後曽愷踵之紹興末向伯奮亦用此繼而續竇復然後省有言不應驀三級自是但得朝議予按故事官制未行時前行郎中遷少卿有出身得太常無出身司農繼轉光禄即今奉直朝議也自少卿遷大卿監有出身得光禄卿無出身歷司農卿少府監衛尉卿然

後至光禄若帶職則自少農以上徑得光禄不渉餘級至有超五資者然則浚明等不為過蓋昔日職名不輕與人故恩典亦異又自承務郎至奉議詞人但三轉而帶職者乃與餘人同作六階不小異乃有司之失也

上下四方

上下四方不可窮竟正雜莊列釋氏之寓言曼衍不能說也列子商湯問於夏革曰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无則无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

然无極之外復无无極无盡之中復无无盡无極復无无極无盡復无无无盡朕是以知其无極无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大集經風住何處曰風住虛空又問虛空為何所住答言虛空住於至處又問至處復何所住答言至處何所住者不可宣說何以故遠離一切諸處所故一切處所所不攝故非數非稱不可量故是故至處無有住處二家之說如是而已

魏相蕭望之

趙廣漢之死由魏相韓延壽之死由蕭望之魏蕭賢公卿也恐以其私陷二材臣於死地乎楊惲坐語言怨望而廷尉當以為大逆不道以其時考之乃于定國也史稱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豈其然乎宣帝治尚嚴而三人者又從而輔翼之為可恨也

姓氏不可考

姓氏所出後世茫不可考不過證以史傳然要為難曉

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劉之外餘蓋紛然雜出且以左傳言之申氏出於四岳周有申伯然鄭又有申侯楚有申舟及有申公巫臣魯有申繻申棖晉有申書齊有申鮮虞賈氏姬姓之國以國氏然晉有賈華又狐射姑亦曰賈季齊有賈舉黃氏嬴姓之國然金天氏之後又有沈姒蓐黃之黃晉有黃淵孔氏出於商孔子其後也然衛有孔達宋有孔父鄭有孔叔陳有孔寧齊有孔虺而鄭子孔之孫又為孔張高氏出於齊然子尾之後又為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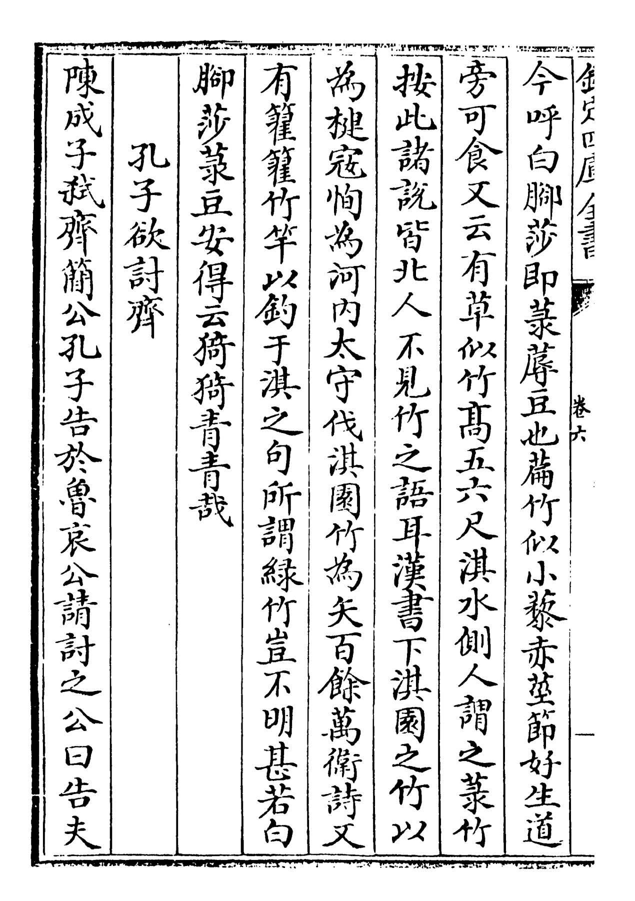
彊鄭有高克宋有高哀國氏亦出於齊然邢有國子鄭子國之孫又為國參晉有慶鄭齊有慶克陳有慶虎衛有石碏齊有石之紛如鄭有石㚟周有石尚宋有石彄晉有陽處父楚有陽丐魯有陽虎孫氏出於衛而楚有叔敖齊有孫書吳有孫武郭氏出於虢而晉有郭偃齊有郭最又有所謂郭公者千載之下遥遥世祚將安所質究乎

畏無難

聖人不諟多難而諟無難故曰惟有道之主能持勝使秦不并六國二世未亡隋不一天下服四夷煬帝不亡苻堅不平涼取蜀滅燕翦代則無肥水之役唐莊宗不滅梁下蜀則無嗣源之禍李景不取閩并楚則無淮南之失

緑竹青青

毛公解衛詩淇奥分緑竹為二物曰緑王芻也竹萹竹也韓詩竹字作薄音徒沃反亦以為萹筑郭璞云王芻



今呼白腳莎即菉蓐豆也蒍竹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云有草似竹髙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菉竹按此諸説皆北人不見竹之語耳漢書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寇恂為河内太守伐淇園竹為矢百餘萬衛詩又有籊籊竹竿以釣于淇之句所謂緑竹豈不明甚若白腳莎菉豆安得云猗猗青青哉

孔子欲討齊

陳成子弑齊簡公孔子告於魯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

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左傳曰孔子請伐齊公曰魯為齊弱乆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常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伐也說者以為孔子豈較力之強弱但明其義而已能順人心而行天討何患不克使魯君從之孔子其使於周請命乎天子正名其罪至其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予以為魯之不能伐齊三子之不欲伐齊周之不能討齊通國知之矣孔子為此舉豈真欲以魯之半力敵之哉蓋是時三子

無君與陳氏等孔子上欲悟哀公下欲警三子使哀公悟其意必察三臣之擅國思有以制之起孔子而付以政其正君君臣臣之分不難也使三子者警必將曰魯小於齊齊臣弑君而欲致討吾三臣或如是彼齊晉大國肯置而不問乎惜其君臣皆不識聖人之深旨自是二年孔子亡又十一年哀公竟偪於三子而孫於越比之簡公僅全其身爾

韓退之

舊唐史韓退之傳初言愈常以為魏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不復振起故所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而又云時有恃才肆意亦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辯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撰順宗實録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裴晉公

有寄李翺書曰昌黎韓愈僕知之舊矣其人信美材也
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絶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
以文為戲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舊史
謂愈為紕繆固不足責晉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
書時名位猶未達其末云昨弟來欲度及時干進度昔
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煢若此遊宦謂何是不能復從
故人之所勉耳但寘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則公出
征淮西請愈為行軍司馬又令作碑蓋在此累年之後

相知已深非復前比也

誕節受賀

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於門内與百寮相見明日又勑受賀儀宜停先是左丞韋綬奏行之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起於明皇令天下宴集休假三日肅宗亦然代德順三宗皆不置節名及文宗以後始置宴如初則受

賀一事蓋自長慶年至今用之也

左氏書事

左傳書晉惠公背秦穆公事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觀此一節正如獄吏治囚敵罪議法而臯陶聽之何所伏

寃不待韓原之戰其曲直勝負之形見矣晉厲公絶秦數其五罪書詞鏗訇極文章鼓吹之妙然其實皆誣秦故傳又書云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杜元凱注云據此三事以正秦罪左氏於文反復低昂無所不究其至觀秦晉爭戰二事可窺一斑矣

狐突言詞有味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以十二月出師衣之

偏衣佩之金玦左氏載狐突所歎八十餘言而詞義五轉其一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其二曰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其三曰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其四曰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其五曰尨涼冬殺金寒玦離其宛轉有味皆可咀嚼國語亦多此體有至六七轉然大抵緩而不切

宣髮

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顥落曰宣易巽為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為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宣黑白雜為宣髮宣髮二字甚奇

邾文公楚昭王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未幾而卒君子曰知命楚昭王之季年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

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按宋景公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邾文楚昭之言亦是物也而終不蒙福天道遠而不可知如此

杜悰

唐懿宗咸通二年二月以杜悰為相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受宣三相起避公慶

出書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
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復讀復封
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罷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公慶
去悰謂兩樞密曰内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阼
固當以仁愛爲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以性成
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
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三相復來見悰
微請宣意悰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爲他慮

既而寂然及延英開上色甚悅此資治通鑑所載也新唐史云宣宗世夔王處大明宮而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漸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實迎鄆王立之是為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悰他宰相畢諴杜審權蔣伸不敢進乃授悰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諭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悰語之如前所云慶色沮去帝怒亦釋予以史考之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綯曰蕭鄴曰夏侯孜曰蔣伸至是時唯有伸在三人者罷去矣諴

及審權乃懿宗自用者無由有斯事蓋野史之妄而二書誤采之溫公以唐事屬之范祖禹其審取可謂詳盡尚如此信乎修史之難哉

唐書世系表

新唐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譜牒故多有謬誤內沈氏者最可笑其略云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子聃叔季字子揖食采於沈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魯成公八年為晉所滅沈子生逞字脩之奔楚遂為沈氏生嘉字惟良

嘉生尹戌戌生諸梁諸梁子尹射字脩文其後入漢有為齊王太傅敷德侯者有為驃騎將軍者有為彭城侯者宋書沈約自敘云金天氏之後沈國在汝南平輿定公四年為蔡所滅秦末有逞者徵丞相不就其後頗與唐表同按聃季所封自是一國與沈了不相涉春秋成公八年晉侵沈獲沈子揖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之師于雞父沈子逞滅定四年蔡滅沈殺沈子嘉今表云聃季字子揖戌八年為晉所滅是文王之子壽五百

餘歲矣逞爲吳所殺而表云奔楚宋書云泰名爲丞相

沈尹戌爲楚將戰死於柏舉正與嘉之死同時而以爲

嘉之子尹射書於左傳三十四年始書諸梁乃以爲其

子又春秋時人立字皆從子及伯仲豈有僭之惟良僭

文之比漢列侯表豈有所謂數德彭城侯百官表豈有

所謂驃騎將軍沈達者沈約稱一時文宗妄譜其上世

名氏官爵固可蚩誚又不分別兩沈國其金天氏之裔

沈姒蓐黄之沈封於汾川晉滅之春秋之沈封於汝南

蔡滅之顧合而為一豈不讀左氏乎歐陽公畧不筆削為可恨也

魯昭公

春秋之世列國之君失守社稷其國皆即日改立君無虛位以俟者惟魯昭公為季孫意如所逐而孫于齊又適晉凡八年乃沒意如在國攝事主祭歲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薨之明年喪還故國然後其弟公子宋始即位他國無此比也豈非魯秉周禮雖不幸逐

君猶存厥位而不敢絶之乎其後哀公孫于越左傳終於是年不知悼公以何時立也

州縣失故名

今之州縣以累代移徙改割之故往往或失其故名或州異而縣不同者如建昌軍在江西而建昌縣乃隸南康南康軍在江東而南康縣乃隸南安南安軍在江西而南安縣乃隸泉州韶州為始興郡而始興縣外屬贛州為南康郡而南康縣外屬鬱林縣隸貴州桂陽為軍

而桂陽縣隷郴州此類不可悉數

嚴州當為莊

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之故改焉雖以威嚴為義然實取嚴陵灘之意也殊不考子陵乃莊氏東漢避顯宗諱以莊為嚴故史家追書以為嚴光後世當從實可也

容齋隨筆卷六

容齋隨筆卷七 十八則

宋 洪邁 撰

孟子書百里奚

柳子厚復杜溫夫書云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所謂乎歟耶哉夫也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精思之則益也予讀孟子百里奚一章曰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

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味其所用助字開闔變化使人之意飛動此難以為溫夫輩言也

韓柳為文之旨

韓退之自言作為文章上規姚姒盤誥春秋易詩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閎其中而肆其外柳子厚自言每為文章本之書詩禮春秋易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

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韓柳爲文之旨要學者宜思之

李習之論文

李習之答朱載言書論文最爲明白周盡云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如山有岱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河江焉其同

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曰文章詞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溺於時者曰文章必當對病於時者曰文章不當對愛難者曰宜深不當易愛易者曰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而辭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

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非對也遘閔既多受侮不少非不對也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非易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非難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莊至於劉向揚雄皆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其論於文者如此後學宜志之

魏鄭公諫語

魏鄭公諫止唐太宗封禪中閒數語引喻剴切曰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為之良醫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切有疑太宗不能奪此語見於公諫錄及舊唐書而新史不載資治通鑑記其諫事亦刪此一節可惜也

虞世南

虞世南卒後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世

南奄隨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追懷遺美良增悲歎宜賚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為設五百僧齋并為造天尊像一軀夫太宗之夢世南蓋君臣相與之誠所致宜恤其子孫厚其恩典可也齋僧造像豈所應作形之制書著在國史惜哉太宗而有此也

七發

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上薄騷些蓋文章領袖故為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

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新機杼激越清壯漢晉之間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賔戲張衡應間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毛頴傳初成世人多笑其怪雖裴晉公

亦不以為可惟柳子獨愛之韓子以文為戲本一篇耳妄人既附以革華傳至於近時羅文江瑶葉嘉陸吉諸傳紛紜雜沓皆託以為東坡大可笑也

將軍官稱

前漢書百官表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予按國語鄭文公以詹伯為將軍又吳夫差十旌一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子魯使慎子為將軍然則其名久矣彭寵為奴所縛呼其妻曰趣為諸將軍辦

裴東漢書注云呼奴為將軍欲其赦已也今吳人語猶謂小蒼頭為將軍蓋本諸此

北道主人

秦晉圍鄭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為東道主蓋鄭在秦之東故云今世稱主人為東道者此也東漢載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於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薊將欲南歸耿弇以為不可官屬腹心皆不

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寵將反光武問朱浮浮曰大王倚寵為北道主人今既不然所以失望後人罕引用之

洛中盱江八賢

司馬温公序賻禮書閭閻之善者五人吕南公作不欺述書三人皆以卑微不見於史氏子頃修國史將以綴于孝行傳而不果成聊紀之於此温公所書皆陝州夏縣人曰醫劉太居親喪不飲酒食肉終三年以為今世

士大夫所難能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夏縣有水災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擿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而死永一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子弟鄉人負債不償者毀其券曰周文粲其兄嗜酒仰弟為生兄或時酗毆粲鄰人不平而啗之粲怒曰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閒吾兄弟也曰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曰臺亨者善畫朝廷

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詔選試其優者留
翰林授官禄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南公
所書皆建昌南城人曰陳策嘗買騾得不可被鞍者不
忍移之他人命養於野廬俟其自斃其子與猾駔計因
經過官人喪馬即磨破騾背以銜賈之既售矣策聞自
追及告以不堪官人疑策愛也祕之策請試以鞍亢亢
終日不得被始謝還馬有人從策買銀器若羅綺者策
不與羅綺其人曰向見君帑有之今何靳策曰然有質

錢而沒者歲月已久絲力糜脆不任用聞公欲以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取所當與銀器投熾炭中曰吾恐受質人或得銀之非真者故為公驗之曰危整者買鮑魚其駔舞秤權陰厚整魚人去身留整傍請曰公買止五斤已為公密倍入之顧畀我酒整大驚追魚人數里返之醻以直又飲駔醇酒曰汝所欲酒而已何欺寒人為曰曾叔卿者買陶器欲轉易於北方而不果行有人從之併售者叔卿與之已納價猶問曰今以是何之其

人對欲劾公前謀耳叔卿曰不可吾緣北方新有灾荒是故不以行今豈宜不告以誤君乎遂不復售而叔卿家苦貧妻子饑寒不恤也嗚呼此八人者賢乎哉

王導小名

顏魯公書遠祖西平靖侯顏含碑晉李闡之文也云含為光祿大夫馮懷欲為王導降禮君不從曰王公雖重故是吾家阿龍君是王親丈人故呼王小字晉書亦載此事而不書小字世說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歎曰人

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呼三公小字晉人浮虛之習如此

漢書用字

太史公陳涉世家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又曰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疊用七死字漢書因之漢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

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閘河再西三東凡五用石隄字而不爲冗複非後人筆墨畦逕所能到也

姜嫄簡狄

毛公注生民詩姜嫄生后稷履帝武敏歆之句曰從於高辛帝而見於天也玄鳥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曰春分玄鳥降簡狄配高辛帝帝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其說本自明白

至鄭氏箋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時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者遂有身後則生子又謂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說本於史記謂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吞之因生契此二端之怪妄先賢辭而闢之多矣歐陽公謂稷契非高辛之子毛公於史記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訛繆之世次按漢書毛公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然則在司馬子長

之前數十年謂爲取史記世次亦不然蓋世次之說皆出於世本故荒唐特甚其書今亡夫適野而見巨迹人將走避之不暇豈復故欲踐履以求不可知之機祥飛鳥墮卵知爲何物而遽取吞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爾而謂古聖人之后妃爲之不待辨而明矣

羌慶同音

王觀國彥賓吳棫材老有學林及叶韻補注毛詩音二

書皆云詩易太玄凡用慶字皆與陽字韻叶蓋羌字也
引蕭該漢書音義慶音羌又曰漢書亦有作羌者班固
幽通賦慶未得其云已文選作羌而他未有明證予按
揚雄傳所載反離騷慶夭顇而喪榮注云慶辭也讀與
羌同最為切據

佐命元臣

盛王創業必有同德之英輔成垂世久長之計不如是
不足以為一代宗臣伊尹周公之事見於詩書可考也

漢蕭何佐高祖其始入關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以周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高祖失職為漢王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獨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願王王漢中收用巴蜀然後還定三秦王用其言此劉氏興亡至計也進韓信為大將使當一面定魏趙燕齊高祖得顓心與楚角無北顧憂且死引曹參代已而畫一之法成約三章以蠲秦暴拊百姓以申漢德四百年基業此焉肇之唐房元齡佐太宗初

在秦府已獨收人物致幕下與諸將密相申結引杜如晦與參籌帷及為宰相粲然興起治功以州縣成天下之治以租庸調天下之財以八百府十六衛本天下之兵以諫爭付王魏以兵事付靖勣御夷狄有道用賢材有術三百年基業此焉肇之其後制節度使而州縣之治壞更二稅法而租庸之理壞變府兵為彍騎諸衛云神策而軍政壞雖有明臣良輔不能救也趙韓王佐藝祖監方鎮之勢削支郡以損其疆置轉運通判使掌錢

毅以奪其富參命京官知州事以分其黨祿諸大功臣於環衛而不付以兵收天下驍銳於殿巖而不使外重建法立制審官用人一切施為至於今是賴此三君子之後代天理物碩大光明者世有其人所謂一時之相爾蕭之孫有罪及無子凡六絶國漢輒紹封之國朝錄韓王苗裔未嘗或忘唯房公之亡未十年以其子故奪襲爵停配享訖唐之世不復續唐家亦少恩哉

名世英宰

曹參為相國日夜飲醇酒不事事而晝一之歌興王導輔佐三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末年畧不復省事自歎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我憒憒謝安石不存小察經遠無競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趙韓王得士大夫所投利害文字皆實二大甕滿則焚之李文靖以中外所陳一切報罷云以此報國此六七君子蓋非揚己取名瞭然使戶曉者真名世英宰也豈曰不事事哉

檀弓誤字

檀弓載吳侵陳事曰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按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嘗辯正云

薛能詩

薛能者晚唐詩人格調不能高而妄自尊大其海棠詩序云蜀海棠有聞而詩無聞杜子美於斯興象不出沒而有懷天之厚余謹不敢讓風雅盡在蜀矣吾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青苔浮落處暮柳閑開時帶醉遊人插連陰彼叟移晨前清露濕晏後惡風吹香少傳何許妍多畫半遺而已又有荔枝詩序曰杜工部老居兩蜀不賦是詩豈有意而不及歟白尚書曾有是作興旨卑泥與無詩同予遂為之題不愧不負將來作者以其荔枝首

唱愚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顆如松子色如櫻未識蹉跎欲半生歲杪監州曾見樹時新入座久聞名而已又有折楊柳十首敘曰此曲盛傳為詞者甚衆文人才子各衒其能莫不條似舞腰葉如眉翠出口皆然頗為陳熟能專於詩律不愛隨人搜難抉新誓脫常態雖欲勿伐知音者其舍諸然其詞不過曰華清高樹出離宮南陌柔條帶暖風誰見輕陰是良夜瀑泉聲畔月明中洛橋晴影覆江船羌笛秋聲濕塞煙閒想習池公宴罷水

蒲風絮夕陽天而已別有柳枝詞五首最後一章曰劉白蘇臺總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自注云劉白二尚書繼為蘇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雖有才語但文字太僻宮商不高耳能之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視劉白以下蔑如也今讀其詩正堪一笑劉之詞曰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白之詞云紅板江橋清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

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槩豈能所髣髴哉

漢晉太常

漢自武帝以後丞相無爵者乃封侯其次雖御史大夫亦不以爵封為閒唯太常一卿必以見侯居之而職典宗廟園陵動輒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廢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陰欲損侯國故使居是官以困之爾表中所載酇侯蕭壽成坐犧牲瘦㾗侯孔臧坐衣冠道橋壞鄲侯周仲居坐不收赤側錢繩侯周平坐不繕園屋雎陵侯

張昌坐乏祠陽平侯杜相坐擅役鄭舞人廣阿侯任越人坐廟酒酸江鄒侯靳石坐離宫道橋苦惡戚侯李信成坐縱丞相侵神道俞侯欒賁坐雍犧牲不如令山陽侯張當居坐擇博士弟子不以實成安侯韓延年坐留外國文書新畤侯趙弟坐鞫獄不實牧丘侯石德坐廟牲瘦當塗侯魏不害坐孝文廟風發瓦轑陽侯江德坐廟郎夜飲失火蒲侯蘇昌坐泄官書弋陽侯任宫坐人盜茂陵園物建平侯杜緩坐盜賊多自鄒侯至牧丘十

四侯皆奪國武帝時也自當塗至建平五侯但免官昭宣時也下及晉世此風猶存惠帝元康四年大風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五年大風蘭臺主者求索阿棟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遂禁止太常復興刑獄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太常禁止不解蓋循習漢事云

容齋隨筆卷七